



## 河流经过的寂地杂生着眷恋

□李洪

蓝天下飞翔的，还是那只  
叫醒黎明的知更鸟  
我像一枝开不败的铃兰草  
在不断仰望中寻寻觅觅  
母亲盘起的黑发一夜变白  
找不到结着梅子的杏树  
街着我名字流浪的鸡不知去向  
我也将无处安放。河流又转过一道弯  
在父亲撒网的第九个回流沱  
我仍然愿意做一尾温顺的鱼儿，被再次捞起  
这一片寂地杂生着眷恋，我深信不疑  
野粟霏夜以继日煽情，助我捡回一些记忆碎片  
马蹄声还在继续放牧，枣红马回望的眼神里  
我又看见了扬鞭疾驰的少年  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)

## 站在老家的枝头(外一首)

□傅发明

站在老家的枝头，天空  
仿佛唾手可得  
手触摸到了沧桑的岁月，心  
随归鸟栖息于故乡的巢  
站在老家的枝头，灵魂  
仿佛超然净化  
地位，跪俯于青青的坟头  
金钱，败于空旷的田野  
站在老家的枝头  
我心怡然，笑看群山起伏连绵  
炊烟漫过天边  
我情悠然，聆听鸟儿清唱婉转  
牧笛飘进心间  
老家，我生命的圣土乐园

## 一口老井

一口老井，营养了几代人的胃肠  
一根扁担，贴紧了生茧的肩膀  
又黏合上稚嫩的肩膀，一起吆喝  
挑起太阳，抬起月亮  
月亮挂上了天空  
太阳照在了山岗  
水管里的水，汨汨流淌  
子子孙孙，不再肩挑背扛  
一口老井，露出历史的沧桑  
会心一笑  
(作者系重庆金融作协会员)

## 两打麻草鞋

□郑中天

过去常见的草鞋早已在城里绝迹，农村也难见踪影。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南纪门坎井街，还是重庆颇负盛名的草鞋市呢！普通的麻草鞋、精致的线球草鞋、暖和的麻窝子草鞋……可谓应有尽有。

那时的草鞋，在下野力的扁担、拉纤的船夫、挑粪的清洁工和小菜贩中十分畅销，因为它的经济实惠和方便实用。要知道，当时买一双“回力”牌胶鞋，相当于普通人家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。

为补贴家用，年迈的外婆偶尔会从草鞋贩子手中批发百十来双零售。记得8岁那年，外婆交给我两打草鞋（一打十双），叫我到南纪门码头去卖，并嘱咐一双草鞋卖800元（旧版人民币，相当于新版人民币的8分钱）。当时我异常兴奋，居然能做大人的事了！

当时的南纪门河坝，是重庆最大的蔬菜和水果码头，从江津、巴县一带沿长江而下的载有蔬菜和水果的木船，每天有好几十艘，排列在江岸边。城里那些经营蔬菜和水果的贩子，以及等待购买扫舱货的小脚女人们，都蜂拥到船上和菜老板讲生意。

码头的河滩，搭满了密密麻麻的篷子，梆梆糕、糖关刀、担担面、炒米糖开水和藕粉面茶叫卖声此起彼伏。一些光屁股的顽童，在沙滩上追逐打闹，然后滚满一身泥沙，嘻笑着一个个“扑通”“扑通”跳进水中。

我把两打草鞋放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，茫然站在草鞋后面。周围的人是那样陌生，耳朵则被各种叫卖声和笑骂声震得嗡嗡作响，最初的兴奋早已烟消云散。站了好半天，没人来过问，我仿佛一只丑小鸭，显得渺小、孤独、害怕。就在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时候，一个眼大眉粗的汉子站在了面前。

“小崽儿，草鞋咋卖？”那声音令人生畏。“800元一双。”我细声地回答。“这么孬的草鞋哪值800元？我给500元一双，就是照顾你娃娃的生意了。”说完，从口袋里掏出1万元，硬塞到我手中。我想说不卖，可心口突突跳，嘴怎么也张不开，只是一只手紧紧攥住拴草鞋的绳子，眼睛呆呆地望着地下的草鞋。

“好！再给你添1千元，拿去买梆梆糕吃。”我心动了，把外婆的吩咐忘到九霄云外，攥着绳子的手一下松开，那人抓过两打草鞋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我没有去买梆梆糕，看见旁边摆摊的人手握一大把细铁丝圈，高喊“落瓶得彩，乔搁不赢”。禁不住诱惑，心想如果能套瓶雪花膏回去，外婆肯定喜欢。于是花500元买了五个圈，结果啥东西都没圈到。回家的路上又饥又渴，我身不由己地向卖碗碗橘子瓣的小摊走去，花300元，一口气吃了三大碗。这才迎着晚霞的余晖，腆着胀得滚圆的肚皮，手里捏着剩下的1万元，诚惶诚恐地向家走去。

外婆的愤怒可想而知，我屁股上的猪儿印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因为橘子瓣吃得太多的缘故，晚上梦中还在床单上留下了一幅形象逼真的“地形图”。这事后来被母亲知道了，把外婆数落了一顿，从此我再也没去卖过草鞋。

几十年后的一天，来到储奇门下面的滨江公园喝茶。往事如烟，思绪万千，昔日南纪门的蔬菜水果码头早没了踪影，坎井街的草鞋市场也荡然无存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一提到草鞋，头脑里就会勾勒出那些早已逝去的往事来。

难忘啊，故乡！难忘啊，童年！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亮瓦风波

□罗安会

渝西长江边的朱沱镇有1300多年历史，曾是县衙所在地。古镇有条1500多米长的青石板街道，两旁簇拥的串架老木屋满满岁月痕迹。老街民居屋顶那些薄薄的亮瓦，为昏暗无光的串架木屋增添了不少亮色。睹物思情，回忆起昔日住茅草房时，我还经历过一段卖亮瓦的有趣风波。

1970年5月，我下乡到朱沱公社独树大队5队当知青。那儿地处丘陵，土地贫瘠。每到年关，大家只能依靠政府的返销粮度日。不过，生产队对我们这些知青还是颇为照顾，专门安排人力、物力帮我和另一位知青建起了3间土墙茅草房，墙上还开了扇窗户通风，房顶用稻草铺垫。低矮的茅草房，仅靠一堵窗的光线，屋子里黑咕隆咚的。我问队长，“怎么不在房顶安几匹亮瓦解决光线问题？”队长笑笑：“哪来的亮瓦哦？有钱都买不到！”没办法，我只得回到镇上的老家，去房顶取了两匹亮瓦回来安上，茅草房方才亮堂起来，有了些许生气。

下乡后的第二年春天，大队书记听说我和社员们关系不错，常帮大家去镇上买一些缺俏商品，而且还听说我有一位亲戚在县农资公司当主任，于是把我叫去大队办公室，让我去合江出差，帮队里买几吨化肥回来开春用。大队书记的安排其实就是命令，很快拿到开出的介绍信我便出发了。来到县农资公司找到表叔，说明来意，又见了介绍信，表叔爽快批了三吨化肥给我。正兴奋着完成了书记交给的光荣任务，表叔却冷不丁来了一句：“下不为例哈！”

化肥装运上船，离开船还有段时间，我便无聊地在县城闲逛，走进一家日杂店，眼睛一亮，这儿居然有亮瓦卖！于是掏钱买了6匹，准备回去给自己的茅草房增添两匹，再送4匹给队长和书记。当晚住在旅馆，看着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，我突发奇想，何不多买一点亮瓦带回去分售给社员？再一细细盘算：每匹亮瓦加2角钱劳务费，一下子可获毛利40元。要知道，当时生产队一个强劳力辛辛苦苦干一天，才挣1角三分钱哩！于是第二天一早，我拿买化肥剩下的钱，一口气买下4箱共200匹亮瓦，随船运回了生产队。

回到生产队，200匹亮瓦很快就一售而空。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钱，那几天的兴奋劲简直不摆了。但我显然高兴得太早了，私自卖亮瓦从中获利的事，很快就被同居一室的知青告发到大队，说我搞投机倒把。理由是看见了我放在桌子上的发票，买进来的亮瓦单价为1.3元，而我卖出去却成了1.5元。知青的揭发，引起了大队干部的高度重视。那一晚，从来都是瞌睡没睡够的我居然失眠了。黑暗中，我望着亮瓦透进来的星光思前想后，最终想出了一个补救措施。

第二天，大队治保主任找我谈话。我很快将账目一一交代清楚：除开上下船的搬运费、误餐费等，共盈利19元。账目算清楚后，我当即将这19元盈利全部上交给了大队。如此一来，我的处境顿时发生360度大回转——不久，我居然还受到了大队表扬！

时过境迁，转眼50多年过去，昔日的生产队，早已不见茅草房和泥巴墙的影子，当然亮瓦也早已失去踪迹。取而代之的是青山绿水之间，四合院掩映于绿树丛中。这一切的变化，真让人感慨万千……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盼雨

□唐伟

风悠悠地吹着，树梢里葱茏的绿格外耀眼。龙河水缠绵不舍地流淌，遗落的叶穗停在浮动的水面。初秋里，连日高温，这座城市多渴望下点雨。

我刚还在为这叶无限伤怀，可一下子天就变了脸色。乌云骤然聚集，如一匹匹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，把一块黑幕瞬间展开。不一会儿，树叶时而而被卷到天上，时而而被推到孤寂的墙角。我还站在窗前看花盆里忧愁的花儿，它是多么渴望雨快些来。我不愿去触摸它，因为害怕抖落了它眼角的眼泪。

“噼里啪啦”一声惊雷如一把利剑发疯劈开了黑幕，豆大的雨珠如簸箕里散落的黄豆，一个劲儿地猛捶大地的胸脯。树叶抖动着身子，准备在这难得的喜雨里来一场痛痛快快的淋浴。燕子和麻雀是乖巧的“孩子”，它们早躲起来了，不愿在这雨里来一次生命大冒险。那烦人的蝉似乎也唱累了，胆怯地躲进自己的窝里，一声不吭。人们还在雨里跑着，有挎着包似虎飞奔的，也有拿着伞快步疾走的。雨可是个急性子，更何况上面的雷在使劲地催促着。它可等不及了，直接就朝着田野里、街道上、院子里、树叶上扑下来。

压抑了许久的城市，瞬间如砸开的暖瓶热闹起来。远处山上灰蒙蒙一大片，那过云雨北风推过来了。刚开始，雨如饥饿的狼群，接二连三地冲到无声的大地里。渐渐地，雨加大了攻势，化成丝丝缕缕的斜线从

四面八方冲来，窄窄的窗台也成了它游戏的跳板。雨珠坠落在我的窗台，在暗灰色瓷砖上如花瓣瞬间盛开。

如千军万马的雨把外面的世界演化成了它的战场，它把这儿简直弄得“兵荒马乱”。风儿顿然扑打着窗帘，我急忙拉着白色的帘。突然，我感受到风里夹杂着花的香味和雨的甘甜，我竟爱上了这个曾让我头痛的天气，也许是我理解雨的心情。有谁不能明白：那漫长的岁月里等待成了它心里的痛楚？万物在等着雨儿归来，就如阔别多年的游子走在归家的旅程。它是多么想撬开大地之门，用自己的柔情去滋润地下那一颗颗干涸的心。窗台的花儿渐渐润色起来，枯涩的根如饥似渴地畅饮着。花儿忧愁的脸蛋上，慢慢地散开了甜蜜般的笑容。

拉上窗，隔着玻璃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。望着雨里的一切，为它们的成功等待而喜悦。整个屋子静静地，我只听到自己“咚咚”的心跳声，也似乎听到雨里的欢乐声，那种欢乐需要我们脱掉浮躁和烦闷，用最纯净的心贴近大地聆听。我听到了小草酣畅的笑声，听到了树叶在雨里尽情歌唱。

雨终究盼来了，万物都在这场雨里酣畅地释放自己，风声、雨声、雷声……一切都交织在一起，一切都充满喜悦。

(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)

